

民間藝術和人藝

周揚·蕭三·艾蕓著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印行

周揚、蕭三、艾青等著

民間藝術和藝人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印行

一九四六年二月

民 間 藝 術 和 藝 人

著 者

周揚、蕭三、艾蕓等

印 行

新華書局
張家口市解放大街
晉察冀分店

總 經 售

新華書局
張家口市解放大街
晉察冀分店

分 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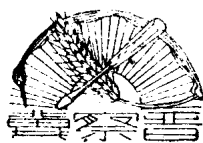
邊區各地新華書店支店
總分銷處及各大書局

定 價

每冊一八〇元

一 九 四 六 年 二 月 初 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 錄

劉志仁和南倉社火	陝甘寧邊區文教會藝術組	(一)
民間藝人李卜	丁玲	(一一)
一位不識字的勞動詩人——孫萬福	周揚	(一九)
汪庭有和他的歌	艾青	(二五)
練子嘴英雄拓老漢	蕭三	(三三)
改造說書	安波	(三三)
自樂班	林山	(五二)
駝耳巷區的道情班子	陝甘寧邊區文教會藝術組	(六六)
咳號子	陝甘寧邊區文教會藝術組	(七四)
窗花剪紙	陝甘寧邊區文教會藝術組	(八二)
封面	艾奇	(九五)
	張竹設計	

劉志仁和南倉社火

陝甘寧邊區文藝工作

『南倉社火要眇紅，區裡縣裡真有名，裡頭有個劉志仁，離了劉志仁，新故事就要不成。』

——關中盤克塤民謠

在關中盤克塤上，提起劉志仁來，人人都知道他是有名的南倉社火頭，七八年以來，每逢過年總少不了劉志仁領導的社火活動，羣衆說：『只要看了南倉新秧歌，年就過美啦。』他的社火差不多走遍了新寧縣全境，到處受羣衆的歡迎，羣衆爲他們『披紅』，請他們吃暖鍋子，政府獎勵他們爲全縣社火的第一名，大人娃娃都拿紙來找劉志仁抄新秧歌，到處有人下帖子請他們去表演。新寧四區的羣衆說：『劉志仁是門們區上的一朵紅花。』

劉志仁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爲什麼他領導的南倉社火這樣受羣衆的歡迎和愛護呢？

一九三六年舊曆年前後（那時統一戰綫還未形成），白軍到北倉要糧草，和紅軍游擊隊打了起來，當時有一個紅軍帶了花，跑到南倉村口，再也走不動了，後面追兵要來搜查，怎麼辦呢？恰好碰到了正在排練社火的劉志仁和積極份子宋應岐、張彥同等人（那時南倉村已經暗紅），他們就把這位紅軍弟兄背到山溝破窯裡藏了起來，當時排練社火的人很少，怕有人走漏了風聲，就把衆人都召集到塬上廟裡燒香盟誓，相約誰也不准告密，這件事進行得很秘密，一直沒有人知道，後來他們親目將那位紅軍兄弟送回隊伍，沒有一個人走漏風聲。自此以後，南倉社火轉變成了一個新的革命團體。經過這件事情，使得參加鬧社火的人緊緊的團結起來，以後每逢過年，他們就不約而同的集合起來鬧社火，彷彿這就是每個人的光榮和義務。

這件事是南倉社火很重要的轉變關頭，在這以前，南倉本來也有社火活動，但那時是在地主豪紳們的掌握之下，鬧的故事一滿是舊的，地主強迫佃戶參加，又訂下一些罰工罰油等規矩壓迫窮人，那時劉志仁也是社火的一名歌手。三六年以後，南倉社火就以他為領導核心起了質的變化，三七年此地紅白不分，進行劃界，由於他的宣傳、堅持，整個南倉村得以按照羣衆意見先後劃歸邊區，老劉被羣衆選為首任南倉村長。自此以後，他們就能够公開的大聲歌唱他們心裡面要講的話。由三七年一直到今年，他們每年都有新的創作，新的演出，新鮮的內容，活潑的形式，使得他的社火越鬧越紅，越鬧越

美，以致當地的羣衆說：「寧願劉志仁的新秧歌，不看××的戲。」

二

爲什麼羣衆這樣喜歡看劉志仁的新秧歌呢？

第一，便是因爲他們「唱的都是實情」，南倉社火從三七年開始演新的秧歌，第一首「張九才造反」演出以後，羣衆當場「披紅」，這首歌曲是劉志仁選擇、排練，並親自領導演出的，裡面敘述的事情是當地羣衆親身經歷過的事實，張九才、樊老二、黑老虎、謝亮子等，都是過去迫害他們的軍閥、土匪、貪官、污吏，羣衆對於這些壞蛋的仇恨和痛惡，都在新秧歌裡替他們唱出來了。但這只是開始。三九年以後，新秧歌的數量大大爲增加，內容也更加豐富得多，它反映了羣衆各方面的生活，同時也配合了政府的號召。三九年演出：新開荒，新小放牛，九一八，蘆溝橋；四〇年增演：新階段，自衛軍受訓，救國公糧，放腳，新十綉；四一年增演：反對摩擦，保衛邊區，繳公糧，生產運動，四季歌；四二年增演：百團大戰，讀書識字；四三、四四年增演：反特務、新三恨，邊區好政府，十二月忙，二流子；明年的節目，今年六月二十日他們就開了會，準備出演關於識字、衛生等文化教育方面的秧歌。對於舊內容的秧歌，他們不是採取完全放任的態度，也不是採取一脚踢開的態度，而是利用、改造、逐漸以新的代替，它發展的過程是舊的愈演愈少，新的愈演愈多，這兩年來幾乎全部是新的，只有一首舊的「十八姐担水」還是這一個村子裡經過全村婦女（她們特別喜歡這個調子）的要求才演出的。

羣衆在新秧歌中聽到了他們熟悉的和要知道的事情，看到了他們自己的形象，聽到了自己心裡要說的話，這就是他們喜歡劉志仁的新秧歌的最基本的原因，他們說：『把現在的實情，用新曲子唱出來，真比聽譚美着哩！』又說：『劉志仁的社火扎日鬼的，把咱們做莊稼那一行也編了故事！』一直到現在，經過劉志仁的新社火傳出去的歌曲，還有很多在羣衆中間流行着。

第二，劉志仁的社火，敢於大胆的突破舊形式的限制，而創造新的形式出來，原來在關中一帶舊社火中最普遍流行的要算秧歌和跑故事，秧歌只是由『墊場子的』順口編一些吉慶的四六句子，沒有多大意思，跑故事主要分地故事和馬故事兩種，跑故事的人身穿戲裝，打扮成舊戲裡的一段場面，比如『三戰呂布』、『黑虎搬三霄』等扭起花子來，作各種姿勢表演，馬故事是騎在馬上要，但是都不唱，要來要去總是那一套，除了紅火紅火外，再也沒有什麼意思。但是劉志仁並不受這些舊形式的拘束，首先他在秧歌中大大的提倡新的，不獨一個人唱，而且讓許多娃娃一齊插花、一齊唱歌，這樣就更生動、更活潑；在要故事方面，就不滿足於要舊的故事，四〇年初，看到新寧完小演『中國魂』、『五里坡』，就用地故事擺了當中事的一段，後來並將『反徐州』也用馬故事擺了一段，演出以後，觀衆說：『南倉是扎日鬼的？故事也能擺新的，真是出了能人啦。』但是僅僅這樣老劉還不滿足，現實的生活太豐富、太充溢了，它不能局限在舊形式的圈框裡；因此，老劉說，『爲了演的更真，使得羣衆更喜歡看』，所以他們就把秧歌（唱的）和跑故事（舞的）結合起來，成爲秧歌劇（在當時他們不過叫做『新故事』）

在這以前，他們誰也沒有看過『秧歌劇』，自從開社火以來，秧歌和故事始終保持着一定的距離，當地羣衆的傳統看法認為只有戲班子在台上演的才叫『劇』，但是在劉志仁的領導下，宋果富、宋應祺、及當時南倉小學教員張振漢的積極參加與合作，由三九年至四二年，一年一個，創造了好幾個新的秧歌劇出來，如『捉漢奸』、『放腳』、『開荒』、『鋤草』，這在當時的具體條件之下不能不說是一種優秀的創造。這些新形式的演出，得到羣衆熱烈的擁護，如第一次編的『捉漢奸』，每次演出後總有人攔住不讓走，要求重演。

第三，老劉在創作和演唱過程中，處處由羣衆的實際出發，老老實實，不愛誇張，時刻不忘怎樣才能適合羣衆的要求。南倉社火演唱過的新秧歌有二十四個，經過他親手創作與改編的有十三個，他的創作態度非常嚴肅，今年初他編了個『新三恨歌』，初稿寫出很早，本來可以演唱，但他認為不妥，他說：『不編好，扎能大家唱呢？』爲了編得好，他經常晚上睡不着覺，躺在床上想，小的糾正不算，只大修改就有四次。

在編新歌時，首先他注意詞意是否正確，『新小放牛』中有『共產黨分土地停止實行』一句，他說：『現在國共合作，分土地問題不能再提，咱這邊也沒分過土地，有些人不明白這道理，聽不清楚，會想到：『爲什麼現在又分土地？』因此就把這一句改成『共產黨不打××軍』。』

其次，他注意歌詞的口語化和適合地方習慣，如新三恨歌：『二恨孔祥熙，他的二小姐結婚在美國，賠嫁裝够幾師吃飯又穿衣』，『賠嫁裝』當地羣衆不普遍懂得，就改

成『裝嫁洋』。『新十誘』歌經他改編後，裡面的人民地名通通改成當地老百姓最熟悉的，老劉說：『我們這邊一聽到這些名字，就想到從前遭受苦害的情形了。』

在配曲方面，他認為歌詞一定要與曲調合韻，如『新開荒』中，『日本是個小地方』他改成『日本是個地方小』；『中國是個好地方』他改成『中國是個地方好』，這樣才合韻。在曲調的選擇上他會唱的秧歌調子雖然很多，但最常用的只有『珍珠倒捲簾』，『張生戲鶯鶯』，『綉荷包』幾個，因為『這些調子此地最普遍，羣衆最愛聽』。但是對於新的歌曲他又不是採取保守的態度，他說：『只要好聽，內容好，大家願意聽，我一定學會，回去教給別人。』他聽到了『騎白馬掛洋槍』調，認為這個調子好，羣衆一定喜歡，所以他一定要學，並且已經用這調子編了新歌；他學新歌的能力很強，跟別人唱上幾遍，自己就可以獨自練習，他希望能夠多學一些新秧歌，他常講：『咱會的新歌太少啦，多學些才好。』

三

老劉的優點並不僅止表現在他的創作才能上，他同時也是一個很傑出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南倉社火發展到今天離開了老劉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七八年以來，羣衆每年都擁護他作社火頭不是沒有原因的，在他的領導下面，南倉社火建立了很多優良的作風：

第一，就是講民主：遠在三九年時，老劉就說：『看咱們政府辦事，一切都是民主，又是開會，又是選舉。』所以他建議他們的社火也建立選舉制度，並進行組織和分工

，在每次工作中，他們舉行檢討會，在工作中犯錯誤的人，讓他當衆承認錯誤，用這種方法教育大家，在檢討會中同時還對負責同志提出意見，並檢查明日演出的準備工作，這種會議對於工作的推動起來了很大的作用。由於發揚了民主，克服了過去工作中的許多缺點，比如過去由舊社火中遺留下來罰油的制度，還有社火鬧得太久影響生產，在過去誰也不得違抗，結果使一些積極份子情緒低落，後來老劉聽取了羣衆的意見，取消了罰油，訂出了請假制度，這樣就保證了社火成爲羣衆自願的業餘文化娛樂活動。

第二，正是因爲發揚了民主，所以南倉社火對內對外都是團結的。本來在耍舊社火時，常因耍故事互相『壓服』而衝突起來，比如一家演『黑虎搬三霄』，一家就演『收三霄』，一家演『呂布戲貂蟬』，一家又演『三戰呂布』，一演一壓最後就發生衝突打起槌來，但是他們從三七年以來沒有與別人打過槌，四一年初在縣上舉行社火競賽，因爲他們到處受人歡迎，另一班社火有些嫉妒，就擺起馬故事『三戰呂布』，演關公的拿兩把刀出場，準備打槌，老劉一看事情不妙，特意讓開，領着南倉社火轉到另外的一個場子唱起秧歌來，觀衆聽到他們的歌聲通通跑來一致稱贊：『南倉社火耍的好，舊社火說什也比不上。』這樣既避免了衝突又得到了勝利。

三九年，他們還利用社火做了統一戰綫的工作，曾經與友區的北倉村社火舉行聯合公演；因爲：南倉社火有了名氣，耍的都是新秧歌，又沒有和別人打過槌，所以友區的人民都願意自己的子弟和南倉社火合耍，免得在家裡打槌，經過這次聯合公演以後，友區人民對邊區的認識也大大改變，有許多家庭就讓自己的子弟到南倉學校來念書。

第三，他們互相幫助，也幫助別人，他們打破舊社火不教人的一套老毛病，不但積極的教人，而且只怕傳不出去，老劉常說：『爲了把新秧歌傳播出去，咱們要到處去教』，南倉附近的村子，在他們的幫助之下，都開了新秧歌，近年來老劉的名氣愈鬧愈大，到處有人請他教歌，他從來不推辭，今年七月裡他參加新寧文教會時，白天開會，晚上到完小，早上到警衛隊教歌，夜晚臨睡時還有代表要求教給他們唱。

至於參加鬧社火的人，不僅在要社火的時候能夠團結互助，就是在平時，無形中就形成了一個互為互助的組織，在夏收碾場和種麥時，他們都自動的集中起來，幫助一家（勞動力少的就不參加），他們也不計工，也不是非還工不可，他們說這是『一塊兒割得來』，義氣相投。

此外，老劉在領導上還有許多優良作風，最大的一點就是時刻不忘大家的困難而想辦法去克服，比如沒有服裝，他們利用了廟裡的旗子解決了問題，演員不識字，動員大家上冬學；沒人拉胡胡，計劃派人到八一劇團去學；要社火時沒有集中的地方，創辦了社火窩，存放要社火的物事，平時也可集中練習，還有要社火最難解決的經費問題，老劉第一個想到用生產來解決，今年由他和要社火的積極份子打衝鋒，開了十六畝義田，後來雖然挪作別用，但老劉仍在計劃明春更多的開上幾畝。

南倉社火在老劉的領導下，幾年來由四十幾人發展到今天的六十多人，南倉全村五十餘戶，成年和青年人大半參加了要社火，娃娃們很多都會敲鑼搗鼓，婦女們也學會了新秧歌，不分男女老幼，都有他們的正當娛樂，所以幾年來消滅了抽煙、酗酒、賭博、

打掃等不良現象。

四

老劉今年三十六歲，家裡六口人，只他一個全勞動力，種了五十多畝地，他小時住過四年私塾和三個月「國語學校」，現在能看羣衆報，能寫自己編的歌詞。

如果老劉僅僅作爲一個羣衆藝術家，也許還不會得到羣衆像今天這樣對他的愛戴，老劉除了作爲一個優秀的羣衆藝術家以外，同時更重要的他也是一個很好的邊區公民，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心中充滿了對於邊區的熱愛，對於黨和政府的擁戴，時時刻刻記着爲羣衆服務，爲大家謀利益，不僅通過要社火的藝術活動方式，也通過他能力所及的一切方式，三九年他被選爲村主任，推動了南倉村的生產運動，他教過婦女半日校，是最受歡迎的一個教員，他爲羣衆編對聯寫對聯，也進行衛生、放足、破除迷信等社教活動，今年春天經過他的積極活動，發動了南倉羣衆辦起民辦小學和黑板報，在藝術活動中他也不是狹隘的只看重本位利益的，比如他們開了十五畝義田作爲要社火的經費，後來友區來了一個移民，需要大家幫助，這比開社火還迫切，他與大家商量了以後就把這十五畝義田送給了移民去種。他在羣衆中有很高的威信，歷年以來被羣衆選爲村主任、擁軍代表、勦奸委員、評判委員會仲裁員，現在他沒有擔任什麼行政工作，但是却是幾年來最受羣衆擁護的連選連任的羣衆代表——鄉參議員。

他參加了縣的文教會，又被選爲出席邊區文教會的代表，他懷着無限的熱情和希望

到延安來，他希望能夠在延安『多學習一些本領回去，把全寧縣的社火都轉變成新的』。

（執筆者：馬可、清宇）

（一九四四年十月解放日報）

民間藝人李卜

丁玲

一

民國十四年，甘肅省平涼、隆德一帶，來了李卜。他是從洛川一個戲班子逃出來到蒲城，現在又逃到甘肅來的。他穿了一件舊單褂，帶了頂舊麥稽帽子，腦支窩裡夾了一個小包包，走在別人門前或櫃台前邊一坐，把右腿往膝上一放，仍像在台上那樣，再把一個三岔岔板拿出來一敲，小眼睛一睜一閉，他就唱了起來。唱的是那些討人歡喜的吉慶話：

『一報堆金多吉有，二報夫妻兩雙金，三報三陽增開泰，四報四季大發財……榮華富貴萬萬年。』

人們在他四周圍了攏來，他停了唱，說：

『出門人缺少盤纏，請大家湊和湊和，高抬貴手點幾齣吧。唱得不好，大家包涵。』於是他遞上玉摺，手摺上寫着很多戲目。

這樣，他掙上三串五串。

夜晚，他找到那些廟宇，獨自蹲臥在那空廓的殿堂上，想起了他的少年時代：廿四歲釣李卜，包下了安邑縣的一邊城牆和城樓，高高的搭着木架，指揮着幾十個工人和學徒。作爲師傅的兄長，從老家運城跑來看他。又看了他包的工程，一言不發的回家去了。他告訴他們的老父親說：『捧健，行，能放心！』那時，他的確是一個好木匠和泥水工人。

然而他歡喜唱戲，尤其是郢鄆。在蒲城做工的時候，常常練着那些調兒，邊做邊唱，把木活都做壞了還不知道。每年春季，他便夥着一羣青年人鬧社火。要不是跌年成，他也許不會到河西來，也許遇不到宜城的安老留。安老留發現了他的表演天才，鼓動他參加了班子。從那時起，他成爲一個名丑了。

他滿意這項職業，因爲他歡喜它。可是，在舊社會裡，他老是逃不脫軍閥官僚的壓迫。當時駐紮在延安府的陳連長，把他綁在馬上調來。後來，洛川的隊伍又把他從當地老百姓的班子裡搶去。他厭惡那種狂嫖亂賭的糜爛生活，憤恨那種非打即罵、人壓迫人的專橫。他活動與他同來的小旦一起逃走，但那個老搭當因爲他的漂亮被師長所歡喜，給收買去了。他獨自逃了出來，成了一個街頭賣唱的無家可歸的人了。

在洛河川一帶，誰不知道李卜呢？可是這時他却常常一個人宿在孤村野廟裡。他恨那些軍閥們，也恨那個小旦。當他想到自己的前途：卅幾歲了，現在還可以混，可是這樣搞下去，老了又怎麼辦呢？他看看窗外的月影，想着這些，忘記了衣襟的單薄和古廟的寂靜，却更深切地體味到深夜的寒冷和荒山的淒寂。